

歐陽修詞選譯



作家出版社

歐陽修詞選譯

黃公渚譯注

作家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·北京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 京 朝 內 大 街 3 3 0 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57 號

天津市印刷一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 815 字數 55,000 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3/16 插頁 2

195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1958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數 00001—19000 冊

定價 (6) 0.32 元

出版說明

我國豐富的古典文學作品，有不少是具有深厚的人民性和高度的藝術性的。這些作品在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文學的今天，應該成為人民的財富。但是，語言文字上的隔閡，妨礙了廣大羣衆的理解和欣賞。為了幫助克服這個障礙，選擇一些主要名著，加以今譯，是繼承文學遺產的一個必要措施。

今譯工作雖自“五四”運動以來已經有過一些嘗試，其中也有若干成績值得肯定；解放以來也有一些較好的譯作出版，受到廣大讀者的熱烈歡迎，可以證明這一項工作確是為社會所迫切需要。可是，迄今為止，已有的成績數量上還是極少的，取得的經驗也遠遠不夠解決我們所面臨着的許多困難問題。文學是語言的藝術，怎樣用另一種語言來替代原作品的語言，而仍能保有與原作相等~~意韻和意境~~，這是一切翻譯工作中的大矛盾。~~各譯本不同於外國作品的翻譯~~，但原作與譯作在讀者面前更容易~~看出來~~，譯文不及原作之處更容易看出來，

而且兩國語言各有不同規律，譯者如能掌握兩國語言的規律，其譯文儘可力求“神合”，不必強求“貌似”。而同一國家的古代語言文言與現代語言白話的規律，有共同的，也有不同的，這就會使譯文往往陷於“貌似神離”，而失掉了原作的意境和風韻。所以，今譯較之外國作品的翻譯或者更要爲難一些。古典韻文的今譯，當然又更難於散文。

我們認爲，今譯工作是一定要展開的，但困難還是很多很大的。因此，目前還只能作爲嘗試，出版少數較有創造性的譯作，以供大家研究。

這本“歐陽修詞選譯”，只選譯了二十一首，選目是比較精粹的。譯文的特點，是廣泛利用了各種風格體裁，有的近似於“五四”以後的新詩，有的近似於明、清的俗曲，有的近似於柳永一派某些通俗性很大的慢詞，譯者的意圖總之是要儘可能接近於原作的藝術境界。我們認爲，這是值得嘗試的一種譯法，予以出版，希望專家和讀者討論。

這本今譯，還附有比較詳明的註釋，以幫助一般讀者對原詞的初步理解和進一步的探索。

歐陽修是北宋時代“載道起衰派”文學運動中的領導者。他是散文家、詩人，又是宋詞的先驅。他的“六一詞”傳世已達九個世紀，向爲讀者所喜愛。今天的讀者，也可以從這二十一首選譯和原作當中，略見這位大詞人的一斑。

作家出版社編輯部

前 言

一

歐陽修是中國詞史上的大詞人之一，對兩宋詞壇發生過廣泛的影響。但他却爲他的文名詩名所掩，詞的成就，一直被人忽視。

修字永叔，江西廬陵人。生於宋真宗景德四年（公元一〇〇七），登天聖一年進士，初爲諫官，有直聲。後知制誥，拜參知政事，論事與王安石不合，出知青州。熙寧四年，以太子少師致仕。卒於熙寧五年（一〇七二）。年六十六。晚號醉翁，又號六一居士，諡“文忠”。修學問淵博，尤有知人之識，知貢舉，蘇洵父子及曾鞏王安石皆出其門。撰有“新唐書”本紀志表、“新五代史”、“六一居士集”等。

修出身中小地主家庭，以科第起家，雖然代表大地主階級利益，屬於守舊派，但是由於他是一位出生後四歲喪父，受寡母“以荻畫地”教養的孤兒，經歷過一段貧苦生活，有機會接近勞動人民，同情人民。而在政治主張上，雖和

代表新興地主階級的王安石不同，而對於暮氣沈沈的呂夷簡、夏竦一輩舊官僚，只顧營私樹黨保持祿位忽視人民利益，也起了對抗情緒，所以少年在諫官任中，對後黨及權貴的抨擊，是起了進步作用的。“宋史”“本傳”：記載他出使河東，時以“西方用兵，議者欲廢麟州，以省餽餉。”他認為麟州天險，關係河內郡縣人民的安危，力爭獲全。又以忻、代、岢嵐多禁地廢田，奏請令民耕耘，“凡河東賦歛過重，民所不堪者，奏罷十數事。”這些建議，有的要求政府減輕人民賦稅的負擔，有的要求政府開放禁地投入生產，有的反對舊官僚忽視國土完整和邊民的安全，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。

北宋政權，到了仁宗中年，已走向極盛而衰的趨勢。燕雲十六州，長期淪陷在契丹。西夏勢力，又日益壯大，內憂外患，危機四伏，而統治階級內部，方陶醉於腐化生活，因循苟且，不惜割地增歲幣媚敵求和，希圖一時的苟安。箝制輿論，對於新進敢言的人士，加以朋黨的指目，藉以達到固寵的私圖。呂夷簡、夏竦便是這一集團的代表。比較開明的人士，瞭解國內外情勢，曾經參加邊庭軍事，在政治上力圖挽救當時的衰靡，像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諸人，歐陽修和他們有密切關係，並同情他們的主張。而本人又曾出使契丹，奉使河東，對於西北軍事，不是沒有研究的，以上所舉奏免河東重賦，保全麟州領土，並有實際經驗，與書生之見迥異。又據“宋史”本傳載：“保州兵

亂，富弼爲宣撫使，將盡殺降人二千人，以防後患。與修遇於內黃，夜半屏人告之故，以修言而止。”本傳又載：“貶夷陵時，無以自遣，因取舊案，反覆觀之，見其枉直乖錯，不可勝數。於是仰天歎曰：以荒遠小邑且如此，天下固可知，自爾遇事不敢忽也。”又說：“凡歷數郡，不見治迹，不求聲譽，寬簡而不擾，故所至民便之。或問爲政寬簡而事不弛廢，何也？曰：以縱爲寬，以略爲簡，則政事廢弛，而民受其弊。吾所謂寬者，不爲苛意，簡者不爲繁碎耳。”再結合他自己所說：“文章止於潤身，政事可以潤物。”可證他確是一個同情人民，具有政治熱情的人。晚年雖然值神宗變法，力持反對意見，不惜把自己以往所賞識和提拔過的王安石，放在敵對地位，以至鬱鬱而死，不免帶有保守和落後性。但此乃受階級意識所限，正可不必爲之曲諱。

至於他在學術上的地位，首先是提倡古文，宋代古文運動，他起了主導作用，而在詩的方面，革除“掃摻餽釘”西崑體的作風，倡爲真實有生命的詩，這都是研究宋文學史的所公認的。獨於他的詞，都認爲詩的餘事，自宋以來，毀譽參半，其實他的詞的成就，也不亞於他的詩和古文，具有承前啓後的成績，這是研究詞學的人，不容忽視的。

二

歐陽修的“六一詞”，主要是小令，但在“琴趣外編”，

却保留不少慢詞。茲分兩部分敘述：

小令爲詞體最初形式，歐陽修小令是繼五代以來短調的作風，尤其是發展了馮延巳的一派。

五代小令，雖同在“詞爲艷科”的觀念下，但其中本有禮麗和清雋兩派：前一派溫庭筠開始，下至毛文錫、牛嶠、李珣、歐陽炯等屬之。後一派以韋莊爲領袖，蜀人中如鹿虔扈、薛昭蘊等屬之。尤以南唐馮延巳沿襲這一作風，清雋中時出新意。延巳曾以中書侍郎，出鎮撫州，在江西頗久，流風餘韻，下啓江西詞派，而歐陽修實爲延巳嫡系繼承者。同時的晏殊，和他是同鄉，而且還有師生的關係。但晏殊是一位“花團錦簇”的達官詩人，雖嗜延巳詞，而作風並不十分相近，詩詞都受西崑派的影響。因此他的小令，雜有溫派餘習。歐陽修雖出晏殊門下，而是首先反對西崑派的健將，和晏殊文學主張，有顯著的不同。本來他少年時受西崑體的影響並不深，因此在詞的風格上，尤與馮延巳接近。又由於出身沒落官僚的家庭，有一段孤苦經歷，自然生活視野，較晏殊闊大。而在仕途上，已不是北宋全盛時期，內則朋黨水火，外則異族威脅，而歐陽修正是投入這矛盾核心中去的一個人物。地位雖高，而一生坎坷，始終不得大行其志，閱世既深，蘊蓄彌厚，感慨更形真摯，因此表現在詞中思想，不僅“批風抹月”“歌離弔夢”，而兼及身世之感，無意中便接觸到社會問題，形成他的現實的新內容。馮煦論馮延巳詞說道：“翁頹仰身世，所

懷萬端，謬悠其詞，若顯若晦，揆之六義，比興爲多。”我們試用這幾句話來讀“六一詞”，也有同樣的感覺。

歐陽修的小令詞，可分三部分來看：（一）言情的艷詞；（二）刻畫自然的寫景詞；（三）發洩忠愛的抒情詞。

唐代民間樂府的發展，是和封建社會內部商品生產關係的發展相適應的。繼承了南朝“吳聲西曲歌”等作風，保留旖旎艷冶的情調。如敦煌發現的“雲謠曲”“鳳歸雲”等，多半寫兒女私情，這一作風，保存在詞中，從五代一直流傳到北宋。歐陽修是個古文家，以往人們都認爲他是具有傳統的一位衛道先生，料想不到在他詞中，却卸下嚴肅的面具，他真實的將浪漫生活，呈現在我們面前。例如“南歌子”的“弄筆恨人久，描花試手初，等閑妨了繡工夫，笑問雙鴛鴦字怎生書。”“江神子”的“每到花時，長是不宜春，早是自家無氣力，更被你，惡憐人。”描寫少女少婦心理活動，把所觀察到的天真爛漫的形象，活生生呈現在紙上，塑造人物的手法，是非常高的。

至於回憶個人情場戀愛過程，更是毫不隱飾的暴露出來，如“踏莎行”記憶夜深赴戀人的約會，在“碧蘚回廊”，“綠楊深院”中，躲躲藏藏，怕映著月光，被人看見，恨道：“照人無奈月華明，潛身却恨花深淺。”當那夜漏將沈，久候不見人來，“闌干敲遍不應人，分明簾下聞裁剪”的時候，那種緊張情形，多麼令人焦急啊！“憶秦娥”寫遇到的一個十五六的女郎，“紅玉入懷”，在“帳前畫燭”光

中，“展香衾”看那“春困熟”睡的姿態，描繪是非常細緻的。又如“南鄉子”說道：“好個人人，深點唇兒淡抹腮。花下相逢，忙走怕人猜，遺下弓弓小繡鞋。劉襪重來，半鞦烏雲金鳳釵。行笑行行，連抱得相挨，一向嬌痴不下懷。”以上各詞，不但體裁入微，使人感到真實，而大膽暴露，突破禮教範圍，是有進步性的。就是被仇家誣蔑的那首“堂上簸錢堂下走”的“望江南”詞，也實有所指，我們雖然未能考出寫成時間，但那種一往情深的反映，決不是那些“盜甥”之說所能歪曲，是無可懷疑的。

但他一生的情場閱歷，不全是處在風平浪靜的狀態中，而是有過一番曲折的。如“天與多情絲一把，誰廝守，千條萬縷縈心下”（漁家傲）。“未知何處有知音，常爲此情留此恨”（玉樓春）。“風月無情人暗換，舊遊如夢空腸斷”（玉樓春）。都可看到他戀情的苦痛。又如“鹽角兒”說道：“人生最苦，不得鴛鴦相守。西風時節，那堪話別，雙蛾頻皺。暗消魂，重回首。奈心兒裏彼此皆有。後時我兩相見，管取一雙清瘦。”“思佳客”說：“學畫宮眉細細長，芙蓉出水鬪新妝。只知一笑能傾國，不信相看有斷腸。雙黃鸝，兩鴛鴦。迢迢雲水恨難忘。早知今日長相憶，不若從初莫作雙。”“減字木蘭花”說：“去年殘臘，曾折梅花相對插。人面而今，空有花開無處尋。天天不遠，把酒拈花重發願。願得和伊，偎雪眠香似舊時。”那種“惘惘不甘”的情況，真令讀者下同情之淚了。這樣表達真實的熱烈的愛

的生活的作品，是難得的，而後人反爲曲諱，說是劉焯偽作，欲蓋彌彰的說法，實在不能全面認識歐陽修的爲人。

其次略談歐陽修詞對描繪自然風景方面的成就。他在政治生活中，雖然屢次遭遇貶斥，但每至一處，得暇便流連風月，嘯傲湖山，在詩文部分，留下不少紀遊的傑作。而在詞的方面，則以帶有西湖念語的“采桑子”十三首，最爲有名。例如：“無風水面琉璃滑，不覺船移，微動漣漪，驚起沙禽掠岸飛。”“行雲却在行舟下，空水澄鮮，俯仰流連，疑是湖中別有天。”描寫西湖明媚的春光，好像在人們面前，展開一幅圖畫。由於作者能深入地觀察自然，又能注入個人的情感，所以尋常景物，到了他的手中，便構成名章隽句，如“離愁漸遠漸無窮，迢迢不斷如春水。”“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”（踏莎行）。“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”（蝶戀花）。“堤上遊人逐畫船，拍堤春水四垂天。綠楊樓外出秋千”（浣溪沙）。“陰陰樹色籠晴晝，清淡園林春過後。杏腮輕粉日催紅，池面綠羅風卷皺”（玉樓春）。“一派潺湲流碧漲，新亭四面山相向。翠竹嶺頭明月上，迷俯仰，月輪正在泉中漾”（漁家傲）。不但刻畫入微，而且情景交融，富有清新明晰的形象，深微隽永的情致，語言的提鍊，並體現了思想感情的錘煉。篇中一些精妙的字句，便構成“詞眼”的重要性。這就是歐陽修寫景詞的特徵。

歐陽修小令的最大成就，是在那些原本忠愛的抒情

詞。五代以來，詞在艷科觀念下，極盡“裁紅刻翠”，“摘粉搓酥”的能事，就是感遇抒憤，也托之閨情，所謂美人神女，無非虛構的形象。“意內言外”，若顯若晦，用隱喻手法，來寫他忠愛思想。這種間接抒情的作風，在宋初也很盛行。晏幾道說晏殊詞道：“家君平生，未嘗作婦人語也。”可見“珠玉詞”閨情部分，也是有寄托的。歐陽修小令，在這環境氛圍中，雖不免有一部分如上舉的艷詞，而另一方面，擺脫隱喻手法，直抒胸臆，不假塗飾，表現了“蒼勁雄直的作風”。評者有譏其“老境頽唐”。實際這一部的成就，並不在他“纏綿悱惻”的情語之下。東坡輩“舉首高唱大江東去”，皆沿襲這一作風，我們應當特別重視的。他這一部分詞，內容包括傷春歎老惜別各方面。由於他是一個具有政治熱情的人，因之這些作品中，都體現了身世之感，和不得已的消極情緒。

詩人的情感，是通過事物的媒介，而把他表達出來。“文心雕龍”“物色篇”，所謂“春秋代序，陰陽慘舒，物色云動，心亦搖焉。”這個外物的感應，就構成詩歌反映的來源。詩有六義，興居其一。歐陽小令，以傷春為題材的居其大半，而這一部分，包涵的內容，也特別豐富。如“蝶戀花”的“雨橫風狂三月暮，門掩黃昏，無計留春住。淚眼問花花不語，亂紅飛過秋千去。”“減字木蘭花”的“留春不住，燕老鶯慵無覓處。”“愛惜芳時，莫待無花空折枝。”“蝶戀花”的“心事一春猶未見，紅英落盡青苔院。”及“百尺朱樓

閑倚遍，薄雨濃雲，抵死遮人面。”“定風波”的“春到幾人能爛賞，何況，無情風雨等閒多。”“玉樓春”的“殘春一夜狂風雨，斷送紅飛花落樹。人心花意待留春，春色無情容易去。”及“暮雲空闊不知音，惟有綠楊芳草路。”“洞天春”的“燕蝶輕狂，柳絲撩亂，春心多少。”這裏邊包括身世遲暮之感，獨居深念的憂鬱，也有愛惜人才，追念交游，和對敵黨讒害的憎恨。又如“玉樓春”云：“東風本是開花信，及至花時風更緊。吹開吹落苦匆匆，春意到頭無處問。把酒臨風千萬恨，欲掬殘紅猶未忍。夜來風雨轉離披，滿眼淒涼愁不盡。”便又有了“靈修浩蕩，衆芳蕪穢”之感了。“青玉案”云：“一年春事都來幾，早過了，三之二。綠暗紅嬌渾可事。綠楊庭院，暖風簾幕，有個人憔悴。買花載酒長安市，又爭似家山見桃李，不枉東風吹客淚。相思難表，夢魂無據，惟有歸來是。”不獨惆悵芳時，而憔悴京華，事功未就，倦旅思歸的情緒，便又踴躍在字裏行間了。

歐陽修抒情詞，又表現在他歎老部分。他仕宦四十年，始終是在“屯邴困蹟，竄斥流離”的生活中，晚年雖以“公議是非，既壓復起”，在仁宗末年再入政府，“發謀決策，立定大計”，而“功名成就，不居而去”，其中自有一些難言之隱，而朋黨水火，自爲其引退主要原因。如“漁家傲”的“車馬九門來擾擾，行人莫羨長安道。丹禁漏聲衙鼓報，催昏曉，長安城裏人先老。”“聖無憂”的“世路風波惡，十年一別須臾。”及“好酒能消光景，東風不染髭鬚。”“臨江

仙”的“如今薄宦老天涯，十年歧路，空負曲江花。”“玉樓春”的“當時共我賞花人，點檢如今無一半。”及“勸君莫作獨醒人，爛醉花間應有數。”“浣溪沙”的“浮世歌歡真易失，宦途離合信難期。”“采桑子”的“十年前是尊前客，月白風清，憂患凋零，老去光陰速可驚。”及“歸來恰似遼東鶴，城郭人民，觸目皆新，誰識當年舊主人。”這些晚年的作品，有的感都市生活的無聊，有的感衆醉獨醒的苦悶，有的感世途的危險，有的感交游的零落，寄慨於“亂絲滿腹”的“吳蠶”，惆悵於“啼老芳菲”的“鷓鴣”。雖帶有憂鬱情緒，而具有現實內容，是與他環境政局分不開的。但他雖有遲暮的悵觸，却有時仍表現出積極的情緒。如“玉樓春”云：“莫教辜負艷陽天，過了堆金何處買，已去少年無計奈，且願芳心長恁在。”“鶴沖天”云：“戴花持酒祝東風，千萬莫忽忽。”“減字木蘭花”云：“風和月好，辦得黃金須買笑，愛惜芳時，莫待無花空折技。”“采桑子”云：“莫話衰翁，但鬪尊前語笑同。”及“盡日從容，畫鷁牽風，即去朝天沃舜聰。”既體現了及時行樂無窮的興會，而老當益壯，不忘用世的意志，也躍然於言外。

歐陽修抒情詞，也表現在他惜別傷離部分。他負有領袖人倫的清望，平生交游半天下，“宋史”“本傳”說他“篤於朋友，生則振掖之，死則調護其家。”以故詞中於交親離合悲歡之感，敘述尤爲沈摯。如“蝶戀花”的“獨倚危闌風細細，望極離愁，黯黯生天際，草色山光殘照裏，無人會得

憑闌意。”“減字木蘭花”的“傷懷離抱，天若有情天亦老。此意如何，細似輕絲渺似波。”“玉樓春”的“別後不知君遠近，觸目淒涼多少悶。漸行漸遠漸無書，水闊魚沈何處問。夜深風竹敲秋韻，萬葉千聲皆是恨，故歎單枕夢中尋，夢又不成燈又燼。”皆有一種黯然消魂的感覺，包括了身世之感。中間屢經貶竄，而“眷戀修門”愛國之忱，念念不忘，尤其對洛陽的留戀，如“玉樓春”的“青門柳色隨人遠，望欲斷時腸已斷。洛陽春色待君來，莫到落花飛似霰。”“離愁且莫翻新闕，一曲能教腸寸結，直須看盡洛陽花，始共春風容易別。”一往情深，尤爲淒黯。歐陽修在撰“張子野墓誌銘”，也提到洛陽游宴角逐之盛，致慨於“世之賢豪不常聚，而交游之難得爲可惜。”又如“浪淘沙”云：“把酒祝東風，且共從容，垂楊紫陌洛城東，總是當時攜手處，游遍芳叢。聚散苦匆匆，此恨無窮。今年花勝去年紅，可惜明年花更好，知與誰同。”詞中也憶及洛陽。良以“洛陽爲東西之衝，賢豪所聚者多。”而又爲他宦游故地，離合悲歡，俯仰興懷，又於惜別之中，兼及身世之感了。

歐陽修小令部分的内容，除上述三個特徵外，而在形式方面，集中存有“漁家傲”數十闕，是應注意的。“漁家傲”是北宋民間流行的新腔，在“六一詞”中特別多，“琴趣”中有二十五闕，“樂府”中有二十四闕。其中有兩套，是詠十二月的節氣。這類定格聯章的形式，起源甚早，燉煌千佛洞發現的唐人曲子中，就有“十二時歌”，“五更轉”，

“百歲歌”，並屬同樣性質，這類形式，往往聯綴許多篇，成爲一套。唱起來好聽，人們也易懂易記，所以唐代民歌，盛行這一形式。不過用的不是詞調，而是曲牌。到了北宋，長短句的詞發展成爲定型，腔調隨時向民歌吸取，不斷加增。而汴梁又爲都市所在，民間曲藝，日新月異。士大夫意識也受到一定的影響。和歐陽修同時的便有柳永，專注意民歌腔調，寫了不少詞。而歐陽修“漁家傲”，來自民間，是無問題的。此調不見唐“教坊大曲表”，也不見五代人詞中，同時范仲淹也好爲此調，但不如他之多。詠十二月兩套詞下，註有“鼓子詞”字樣，“鼓子詞”是甚麼？在這裏需要首先說明的：“鼓子詞”屬於講唱文學，唱時佐以“訝鼓”，最早的“鼓子詞”，是流行在農村，由盲子作場演唱，可能是不相聯綴的短調，到了後來傳到都市，便有較完整的組織。宋代“鼓子詞”，是採用當時流行的詞調，開始伶工爲了供應的需要，配合節令，應時出演，這便形成聯章格式，發展到後來，文人便應伶工的請求，替他們把歷史傳說一些故事，聯系成爲套曲，如趙令時用“商調蝶戀花”，演唱“鶯鶯傳”故事，曾布用“蝶戀花”演唱馮燕故事，並屬“鼓子詞”。歐陽修的“漁家傲”，詠十二月節令，雖屬初期形式，但也看出這類民歌的優越性和當時流行的情況。歐陽修注意民間歌謠，把不登大雅之堂的東西，上升爲士大夫階層的宴樂，是有進步性的。就“漁家傲”所反映的生活而言，當然不是農民階級，例如“園林繡閣”“金